

平凡人生

时序进入深秋,家乡的柿子树是这个季节最亮丽的风景。远远望去,红彤彤的柿子犹如无数燃烧的火苗,在风中一闪一闪地跳动,温暖着秋天的村庄。

村里的柿子树多了,就不乏酿醋人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卖醋郎黑娃酿造的柿子香醋最好,十里八乡的人只要听见门外吆喝:“柿子醋,卖柿子醋了……”村民们就晓得是黑娃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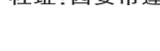
黑娃姓董,他和我是同村。20世纪80年代,每到秋天,黑娃就会收购成熟的柿子,用来酿造香醋。他酿醋的技艺独特,是祖传秘方。柿子收购回来后,他先用清水洗净晾晒,遇到日光充足的天气,不出十天,坚硬的柿子就会变得柔软。

看到小区门口一排排自行车,思绪如海浪般卷起一堆堆往事,勾起了我苦涩的回忆。上世纪80年代,自行车已经是较为普及的交通工具,但也需要花200元左右才能买一辆杂牌车,凤凰、飞鸽和永久这三大名牌车,还要很贵。那时父亲的工资也才40多元,所以自行车算我家的大件,小孩子是摸不着的。我上小学,初中时,学校离家三里地,上学全靠双腿跑,几乎也用不上自行车。虽然偷着也学会了,却很少骑。

上高中离家远了,需要一辆自行车,家里虽然有三辆自行车,可是父亲、二哥上班要用,二嫂结婚买的新车我肯定是不敢摸的。那时母亲因病瘫痪,家里一下陷入困境,我上高中都是大姐供的,更不敢提要自行车的事。我选择了住校,但要经常回家拿吃的、穿的,我会借别人的车子。有次我借邻居的“二八大杠”,车座高还硬,把我尾巴骨的皮都磨破了,疼得我无法平躺、久坐。

父亲心疼我,打算给我买一辆二手自行车。父亲托大姐夫给我买,结果姐夫说可以买一辆杂牌新车,不贵,才195元。假如父亲给我买了这辆车,那家里几个月的生活就成了问题。幸好本家叔叔给儿子结婚,需要买新自行车,父亲就给人家贴了一把锁钱,把新车转让了。又过了一阵,大哥回来说,给大嫂买了一辆新自行车,就把旧车给你。我终于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,虽然是二手车,也如获至宝。

这辆我爱不释手,虽然前轮白色的刮泥板已经卷成了麻花,但却是一辆二六的女士小坤车,比粗笨的“二八大杠”要轻巧好看了。我那时候骑“二八大杠”是从前梁上的,这个车子前梁太短上不去。大哥给我扶着车子,让我学从后面跨上去,我学的满头大汗,也跨不上去,大哥骂我是“胆小鬼”,其实我不怕摔,我是怕摔坏车子。想着第二天要去学校,心里一鼓劲,竟然跨越了过去。可父亲还是不放心,晚上专程到一个男同学家里,叮嘱他第二天和我一起走,路上多照应我。



我的第一辆自行车

自从有了这辆自行车,我就像插上了腾飞的翅膀,只要想去的地方,大街小巷都可以“飞”到。艰难的求学之路也因为有了它,变得不那么遥远。

我十分爱惜这辆自行车,高中毕业后上师范的时候,除了前刮泥板外,其他地方还很新。父亲说上大学了,不能太寒酸,于是买了一个新刮泥板换上,我的自行车一下旧貌换新颜了。

上师范,参加工作后,我还一直骑着它,爱惜着它,保持着八成新的样子,直到我结婚,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,才把它留在了娘家。

后来我还买了变速车、山地车、迷你车……可我很少再想起那些车的牌子和样子了。上世纪90年代末,我骑上了“木兰”摩托车。2010年,我家有了小轿车。去年雾霾严重,单双号限行,我临时起意,下午就骑回来一辆新能源汽车,同事调侃我,买一辆汽车就像买一袋苹果那么简单。站在时代飞速发展的今天,回望过去,几分苦涩,更多的是甘甜。

现在,我偶尔骑共享单车,还是会想起我的第一辆自行车。那辆自行车承载了我青春时期的艰难和渴望,承载了亲情在困境中的相濡以沫,因为得到的艰难,才如此念念不忘。

夜色如水,城市的喧嚣在身后渐渐隐去,我躺在绿皮火车的卧铺上,思绪随着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飘向远方。

自从家乡的高铁站建成,高铁那风驰电掣的速度和舒适的环境,让我几乎遗忘了绿皮火车的存在。高铁带来的时间是时间与舒适的完美结合,尽管票价稍高,可对于追求效率和享受生活的人们来说,似乎并不在意那多出的费用。

此次出差,行程的意外打乱了我的计划。错过了晚上八点的高铁,无奈之下选择了凌晨两点多的绿皮火车。购票时心想,卧铺能让我在这漫长的三个小时里睡上一觉,倒也能凑合。

当我怀着些许期待,想要重温绿皮火车的感觉时,走进候车大厅的那一刻,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。原以为在高铁盛行的时代,绿皮火车会备受冷落,乘客寥寥。然而,偌大的候车大厅里,座位难寻,挤满了人。他们大多是中老年人,朴素的衣着,身旁大包小包的行李,仿佛在诉说着生活的故事。

这些父老乡亲们,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,是土地的耕耘者。岁月在他们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,他们的眼神中透着疲惫,也有着坚

卖醋郎黑娃

选一个月光朗照的夜晚,黑娃身穿新衣,洗净手,把晾晒好的柿子捡起放置盆里,用木棍搅碎。这些工序完成后,他按照祖传秘方,加入一些中药材,然后用泥巴密封好盆盖。新鲜的柿子历经一个冬天陈酿,就变成果味十足的柿子香醋了。打开盆盖,浓郁的果酸味儿扑鼻而来,瞬间渗透味蕾,不由得让人舌上生津。轻抿一口,褐红色的醋汁多酸微甜,有花香……

快乐是什么,就是感觉到幸福或者满意。有一颗寻找快乐的心,你便每时每刻都是快乐的。

中午下班时,大家经常能看到一个步履匆匆,背着一个大包,急着去健身房锻炼的人——那就是我,一个简单快乐的运动爱好者。

在健身房,无论是体态臃肿者,还是拥有腹肌的健身达人,大家都在挥汗如雨地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。享受积极健康、科学向上的生活方式。运动之效,在于强筋骨、增知识、强意志。多年来,我一直坚持游泳。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下,我学会了自由泳、蛙泳、仰泳,享受着三种泳姿的乐趣。我的游泳技术,身体素质、体

男人手拿蒲扇,躺在竹林旁的竹椅上歇乏;女人们则围成一圈,不知疲倦地讨论家长里短。直到夜深人静,林子才能安静下来。

一天夜晚,我和小伙伴们在竹林抓蝉蛹,无意中看见了黑娃和巧花。竹林深处,巧花一会儿用手刷地拍打黑娃黝黑坚实的胸肌,一会儿坐在草地上哭泣。他们吵得凶,声音弱。没过几天,“长舌头”三嫂对村人说,巧花和广东的一个老板走了。

黑娃的痛,我心里最晓得。他焦躁了几天,最终还是平静地接受了现实。他依旧守着醋缸,依旧卖着他的柿子香醋。后来,我因为父母工作调动,离开了故乡,再也没有了黑娃的消息。

直到三年前,我接到了一个电话,是黑娃打来的,他说他承包了村子东边的那片竹林,办起了香醋加工厂。那年秋天,我回到了熟悉的故乡。黑娃创办的香醋醋厂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大规模生产,生产的香醋也增加了很多品种,有蒜汁香醋、麻辣香醋、凉拌香醋、保健香醋……

黑娃扬起办公桌放着一摞订单,自信满满地说:“这些订单,就是我们厂子发展的实力!”柿醋有情,陈酿幸福。昔日的卖醋郎历经磨砺和坚守,终于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。

傍晚时分,彩霞普照,我沿着乡间小路而行。黑娃承包的竹林就在眼前,霞光与火红的柿子交融,美了秋天,也映红了竹林里黑娃妻子的笑脸。不过,他的妻子不是巧花。

妈妈,您在遥远的天国是否一切安好?时光如白驹过隙,二十一年匆匆而逝,可您的音容笑貌却似永不褪色的画卷,深深镌刻在我心底,时常在我的梦境中缓缓铺展。您的句句叮咛,犹如悠扬的钟声,在我耳畔久久回荡。每当忆起您,我的泪水便如决堤的洪流,汹涌澎湃,难以自控。您那充满苦难却又无比坚韧的一生,是我心中最珍视、最隐秘且最神圣的情感宝藏。

您尚未出生,外公便已离世,外婆二十五岁便守寡,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四个孩子。那时,食不果腹,日子艰难到了极点,可外婆硬是咬着牙,将孩子们养大。您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,你们一同守着那个贫苦的家。

十七岁那年,您嫁为人妇。父亲是个小木匠,家境贫寒,仅有一孔破旧的窑洞,宛如摇摇欲坠的鸟巢。父亲老实本分,农闲时做些木匠活贴补家用,家里常常缺吃少穿。而您每天天还未亮,就悄然起身为家人准备早饭。晨曦微露时,您已在自留地忙碌,忙完自留地的活儿,又投身生产队的劳作。回家后,您马不停蹄地洗衣做饭,缝补衣裳,双手因常年劳作而粗糙开裂。日子虽苦,您的心却甜。您虽不识字,仅在扫盲班学会写自己的名字,还写得歪歪扭扭,但您记忆力好,积极上进,被选为妇女组长,分派工作深得人心,只因您任劳任怨、勇挑重担。您自己不穿新衣,却总要在过年时给孩子们缝衣。您的爱如春风拂面,温暖宜人;如灯塔引航,照亮前路;如甘泉润心,滋养灵魂。

您性格开朗,与街坊邻居相处和睦。有好吃的总与乡邻分享,讨饭的人上门,您慷慨施粮。记得流浪老人来时,您端出热腾腾的饭菜,还拿出新被子;亲戚生病,您悉心照顾,熬药、做饭、洗衣,毫无怨言。您在邻里需要时伸出援手,在他人困境中给予温暖,善良如璀璨星辰照亮黑夜,如和煦春风抚慰人心,如温暖阳光普照大地。

您生于旧社会,幸得外婆开明未裹脚,大脚让您忙碌干活。出工出力,您从无怨言,挣得一手好长面,乡邻遇事总请您帮忙。家里的薄田,您精心照料,从播种到收获,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,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您眼中都如珍宝般珍贵。

然而,厄运连降。您四十八岁婆婆离世,四十九岁失去大儿子和儿媳,五十六岁丈夫归西,六十一岁女儿又离人世。这些打击如狂风暴雨般摧残着您,如巨石压身,让您喘不过气来;如锋利刀刃,刺痛着您的心。

这般沉重的打击,凡人能够承受?可您坚强得令人震撼。您关起门大哭一场,泪湿衣衫,却不在外人面前呼喊。您质问苍天,为何不善待您。看到我们姐弟泪流满面,您深知必须勇敢面对,重整旗鼓。

历经磨难,您的善良从未改变。邻居小孩无人照看,您主动帮忙,还拿出零钱;村里捐款修路,您毫不犹豫地拿出省吃俭用的钱。您的善良如繁星点点,照亮世界;如涓涓细流,滋润心灵;如熊熊火种,温暖角落。

生活渐渐好转,搬入破窑,住进大房。儿孙绕堂,您忙碌却心甜。

六十九岁时您胰腺癌晚期肝转移,化疗痛苦且疗效低微,病魔无情。我们姐弟泪湿衣衫,恨自己枉然学了医,未能早早发现您的病情。妈妈,您腰疼本是开端,生活的种种挫折让您意志受挫埋下祸端,而我们却未察觉。您以为我为傲,好吃好喝都留给我,指望我有出息。我考上大学,端上铁饭碗,却因工作不能常伴您左右。我们只知索取您的爱,却未真正善待过您。

七十岁生日刚过,您便驾鹤西去。在那遥远的天国,愿您能远离痛苦与灾难,尽享无尽的温暖与关爱,永远绽放着幸福的笑容。

妈妈,虽然您已离世,但您的坚强和善良如同璀璨星辰,永远在我们心中闪烁,激励着我们勇敢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,成为生活的强者和勇者。妈妈,我对您的怀念永无止境。

妈妈,您在遥远的天国是否一切安好?时光如白驹过隙,二十一年匆匆而逝,可您的音容笑貌却似永不褪色的画卷,深深镌刻在我心底,时常在我的梦境中缓缓铺展。您的句句叮咛,犹如悠扬的钟声,在我耳畔久久回荡。每当忆起您,我的泪水便如决堤的洪流,汹涌澎湃,难以自控。您那充满苦难却又无比坚韧的一生,是我心中最珍视、最隐秘且最神圣的情感宝藏。

您尚未出生,外公便已离世,外婆二十五岁便守寡,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四个孩子。那时,食不果腹,日子艰难到了极点,可外婆硬是咬着牙,将孩子们养大。您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,你们一同守着那个贫苦的家。

十七岁那年,您嫁为人妇。父亲是个小木匠,家境贫寒,仅有一孔破旧的窑洞,宛如摇摇欲坠的鸟巢。父亲老实本分,农闲时做些木匠活贴补家用,家里常常缺吃少穿。而您每天天还未亮,就悄然起身为家人准备早饭。晨曦微露时,您已在自留地忙碌,忙完自留地的活儿,又投身生产队的劳作。回家后,您马不停蹄地洗衣做饭,缝补衣裳,双手因常年劳作而粗糙开裂。日子虽苦,您的心却甜。您虽不识字,仅在扫盲班学会写自己的名字,还写得歪歪扭扭,但您记忆力好,积极上进,被选为妇女组长,分派工作深得人心,只因您任劳任怨、勇挑重担。您自己不穿新衣,却总要在过年时给孩子们缝衣。您的爱如春风拂面,温暖宜人;如灯塔引航,照亮前路;如甘泉润心,滋养灵魂。

您性格开朗,与街坊邻居相处和睦。有好吃的总与乡邻分享,讨饭的人上门,您慷慨施粮。记得流浪老人来时,您端出热腾腾的饭菜,还拿出新被子;亲戚生病,您悉心照顾,熬药、做饭、洗衣,毫无怨言。您在邻里需要时伸出援手,在他人困境中给予温暖,善良如璀璨星辰照亮黑夜,如和煦春风抚慰人心,如温暖阳光普照大地。

您生于旧社会,幸得外婆开明未裹脚,大脚让您忙碌干活。出工出力,您从无怨言,挣得一手好长面,乡邻遇事总请您帮忙。家里的薄田,您精心照料,从播种到收获,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,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您眼中都如珍宝般珍贵。

然而,厄运连降。您四十八岁婆婆离世,四十九岁失去大儿子和儿媳,五十六岁丈夫归西,六十一岁女儿又离人世。这些打击如狂风暴雨般摧残着您,如巨石压身,让您喘不过气来;如锋利刀刃,刺痛着您的心。

这般沉重的打击,凡人能够承受?可您坚强得令人震撼。您关起门大哭一场,泪湿衣衫,却不在外人面前呼喊。您质问苍天,为何不善待您。看到我们姐弟泪流满面,您深知必须勇敢面对,重整旗鼓。

历经磨难,您的善良从未改变。邻居小孩无人照看,您主动帮忙,还拿出零钱;村里捐款修路,您毫不犹豫地拿出省吃俭用的钱。您的善良如繁星点点,照亮世界;如涓涓细流,滋润心灵;如熊熊火种,温暖角落。

生活渐渐好转,搬入破窑,住进大房。儿孙绕堂,您忙碌却心甜。

六十九岁时您胰腺癌晚期肝转移,化疗痛苦且疗效低微,病魔无情。我们姐弟泪湿衣衫,恨自己枉然学了医,未能早早发现您的病情。妈妈,您腰疼本是开端,生活的种种挫折让您意志受挫埋下祸端,而我们却未察觉。您以为我为傲,好吃好喝都留给我,指望我有出息。我考上大学,端上铁饭碗,却因工作不能常伴您左右。我们只知索取您的爱,却未真正善待过您。

七十岁生日刚过,您便驾鹤西去。在那遥远的天国,愿您能远离痛苦与灾难,尽享无尽的温暖与关爱,永远绽放着幸福的笑容。

妈妈,虽然您已离世,但您的坚强和善良如同璀璨星辰,永远在我们心中闪烁,激励着我们勇敢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,成为生活的强者和勇者。妈妈,我对您的怀念永无止境。

妈妈,您在遥远的天国是否一切安好?时光如白驹过隙,二十一年匆匆而逝,可您的音容笑貌却似永不褪色的画卷,深深镌刻在我心底,时常在我的梦境中缓缓铺展。您的句句叮咛,犹如悠扬的钟声,在我耳畔久久回荡。每当忆起您,我的泪水便如决堤的洪流,汹涌澎湃,难以自控。您那充满苦难却又无比坚韧的一生,是我心中最珍视、最隐秘且最神圣的情感宝藏。

您尚未出生,外公便已离世,外婆二十五岁便守寡,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四个孩子。那时,食不果腹,日子艰难到了极点,可外婆硬是咬着牙,将孩子们养大。您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,你们一同守着那个贫苦的家。

十七岁那年,您嫁为人妇。父亲是个小木匠,家境贫寒,仅有一孔破旧的窑洞,宛如摇摇欲坠的鸟巢。父亲老实本分,农闲时做些木匠活贴补家用,家里常常缺吃少穿。而您每天天还未亮,就悄然起身为家人准备早饭。晨曦微露时,您已在自留地忙碌,忙完自留地的活儿,又投身生产队的劳作。回家后,您马不停蹄地洗衣做饭,缝补衣裳,双手因常年劳作而粗糙开裂。日子虽苦,您的心却甜。您虽不识字,仅在扫盲班学会写自己的名字,还写得歪歪扭扭,但您记忆力好,积极上进,被选为妇女组长,分派工作深得人心,只因您任劳任怨、勇挑重担。您自己不穿新衣,却总要在过年时给孩子们缝衣。您的爱如春风拂面,温暖宜人;如灯塔引航,照亮前路;如甘泉润心,滋养灵魂。

您性格开朗,与街坊邻居相处和睦。有好吃的总与乡邻分享,讨饭的人上门,您慷慨施粮。记得流浪老人来时,您端出热腾腾的饭菜,还拿出新被子;亲戚生病,您悉心照顾,熬药、做饭、洗衣,毫无怨言。您在邻里需要时伸出援手,在他人困境中给予温暖,善良如璀璨星辰照亮黑夜,如和煦春风抚慰人心,如温暖阳光普照大地。

您生于旧社会,幸得外婆开明未裹脚,大脚让您忙碌干活。出工出力,您从无怨言,挣得一手好长面,乡邻遇事总请您帮忙。家里的薄田,您精心照料,从播种到收获,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,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您眼中都如珍宝般珍贵。

然而,厄运连降。您四十八岁婆婆离世,四十九岁失去大儿子和儿媳,五十六岁丈夫归西,六十一岁女儿又离人世。这些打击如狂风暴雨般摧残着您,如巨石压身,让您喘不过气来;如锋利刀刃,刺痛着您的心。

这般沉重的打击,凡人能够承受?可您坚强得令人震撼。您关起门大哭一场,泪湿衣衫,却不在外人面前呼喊。您质问苍天,为何不善待您。看到我们姐弟泪流满面,您深知必须勇敢面对,重整旗鼓。

历经磨难,您的善良从未改变。邻居小孩无人照看,您主动帮忙,还拿出零钱;村里捐款修路,您毫不犹豫地拿出省吃俭用的钱。您的善良如繁星点点,照亮世界;如涓涓细流,滋润心灵;如熊熊火种,温暖角落。

生活渐渐好转,搬入破窑,住进大房。儿孙绕堂,您忙碌却心甜。

六十九岁时您胰腺癌晚期肝转移,化疗痛苦且疗效低微,病魔无情。我们姐弟泪湿衣衫,恨自己枉然学了医,未能早早发现您的病情。妈妈,您腰疼本是开端,生活的种种挫折让您意志受挫埋下祸端,而我们却未察觉。您以为我为傲,好吃好喝都留给我,指望我有出息。我考上大学,端上铁饭碗,却因工作不能常伴您左右。我们只知索取您的爱,却未真正善待过您。

七十岁生日刚过,您便驾鹤西去。在那遥远的天国,愿您能远离痛苦与灾难,尽享无尽的温暖与关爱,永远绽放着幸福的笑容。

妈妈,虽然您已离世,但您的坚强和善良如同璀璨星辰,永远在我们心中闪烁,激励着我们勇敢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,成为生活的强者和勇者。妈妈,我对您的怀念永无止境。

妈妈,您在遥远的天国是否一切安好?时光如白驹过隙,二十一年匆匆而逝,可您的音容笑貌却似永不褪色的画卷,深深镌刻在我心底,时常在我的梦境中缓缓铺展。您的句句叮咛,犹如悠扬的钟声,在我耳畔久久回荡。每当忆起您,我的泪水便如决堤的洪流,汹涌澎湃,难以自控。您那充满苦难却又无比坚韧的一生,是我心中最珍视、最隐秘且最神圣的情感宝藏。

您尚未出生,外公便已离世,外婆二十五岁便守寡,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四个孩子。那时,食不果腹,日子艰难到了极点,可外婆硬是咬着牙,将孩子们养大。您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,你们一同守着那个贫苦的家。

十七岁那年,您嫁为人妇。父亲是个小木匠,家境贫寒,仅有一孔破旧的窑洞,宛如摇摇欲坠的鸟巢。父亲老实本分,农闲时做些木匠活贴补家用,家里常常缺吃少穿。而您每天天还未亮,就悄然起身为家人准备早饭。晨曦微露时,您已在自留地忙碌,忙完自留地的活儿,又投身生产队的劳作。回家后,您马不停蹄地洗衣做饭,缝补衣裳,双手因常年劳作而粗糙开裂。日子虽苦,您的心却甜。您虽不识字,仅在扫盲班学会写自己的名字,还写得歪歪扭扭,但您记忆力好,积极上进,被选为妇女组长,分派工作深得人心,只因您任劳任怨、勇挑重担。您自己不穿新衣,却总要在过年时给孩子们缝衣。您的爱如春风拂面,温暖宜人;如灯塔引航,照亮前路;如甘泉润心,滋养灵魂。

您性格开朗,与街坊邻居相处和睦。有好吃的总与乡邻分享,讨饭的人上门,您慷慨施粮。记得流浪老人来时,您端出热腾腾的饭菜,还拿出新被子;亲戚生病,您悉心照顾,熬药、做饭、洗衣,毫无怨言。您在邻里需要时伸出援手,在他人困境中给予温暖,善良如璀璨星辰照亮黑夜,如和煦春风抚慰人心,如温暖阳光普照大地。

您生于旧社会,幸得外婆开明未裹脚,大脚让您忙碌干活。出工出力,您从无怨言,挣得一手好长面,乡邻遇事总请您帮忙。家里的薄田,您精心照料,从播种到收获,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,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您眼中都如珍宝般珍贵。

然而,厄运连降。您四十八岁婆婆离世,四十九岁失去大儿子和儿媳,五十六岁丈夫归西,六十一岁女儿又离人世。这些打击如狂风暴雨般摧残着您,如巨石压身,让您喘不过气来;如锋利刀刃,刺痛着您的心。

这般沉重的打击,凡人能够承受?可您坚强得令人震撼。您关起门大哭一场,泪湿衣衫,却不在外人面前呼喊。您质问苍天,为何不善待您。看到我们姐弟泪流满面,您深知必须勇敢面对,重整旗鼓。

历经磨难,您的善良从未改变。邻居小孩无人照看,您主动帮忙,还拿出零钱;村里捐款修路,您毫不犹豫地拿出省吃俭用的钱。您的善良如繁星点点,照亮世界;如涓涓细流,滋润心灵;如熊熊火种,温暖角落。

生活渐渐好转,搬入破窑,住进大房。儿孙绕堂,您忙碌却心甜。

六十九岁时您胰腺癌晚期肝转移,化疗痛苦且疗效低微,病魔无情。我们姐弟泪湿衣衫,恨自己枉然学了医,未能早早发现您的病情。妈妈,您腰疼本是开端,生活的种种挫折让您意志受挫埋下祸端,而我们却未察觉。您以为我为傲,好吃好喝都留给我,指望我有出息。我考上大学,端上铁饭碗,却因工作不能常伴您左右。我们只知索取您的爱,却未真正善待过您。

七十岁生日刚过,您便驾鹤西去。在那遥远的天国,愿您能远离痛苦与灾难,尽享无尽的温暖与关爱,永远绽放着幸福的笑容。

妈妈,虽然您已离世,但您的坚强和善良如同璀璨星辰,永远在我们心中闪烁,激励着我们勇敢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,成为生活的强者和勇者。妈妈,我对您的怀念永无止境。

妈妈,您在遥远的天国是否一切安好?时光如白驹过隙,二十一年匆匆而逝,可您的音容笑貌却似永不褪色的画卷,深深镌刻在我心底,时常在我的梦境中缓缓铺展。您的句句叮咛,犹如悠扬的钟声,在我耳畔久久回荡。每当忆起您,我的泪水便如决堤的洪流,汹涌澎湃,难以自控。您那充满苦难却又无比坚韧的一生,是我心中最珍视、最隐秘且最神圣的情感宝藏。

您尚未出生,外公便已离世,外婆二十五岁便守寡,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四个孩子。那时,食不果腹,日子艰难到了极点,可外婆硬是咬着牙,将孩子们养大。您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,你们一同守着那个贫苦的家。

十七岁那年,您嫁为人妇。父亲是个小木匠,家境贫寒,仅有一孔破旧的窑洞,宛如摇摇欲坠的鸟巢。父亲老实本分,农闲时做些木匠活贴补家用,家里常常缺吃少穿。而您每天天还未亮,就悄然起身为家人准备早饭。晨曦微露时,您已在自留地忙碌,忙完自留地的活儿,又投身生产队的劳作。回家后,您马不停蹄地洗衣做饭,缝补衣裳,双手因常年劳作而粗糙开裂。日子虽苦,您的心却甜。您虽不识字,仅在扫盲班学会写自己的名字,还写得歪歪扭扭,但您记忆力好,积极上进,被选为妇女组长,分派工作深得人心,只因您任劳任怨、勇挑重担。您自己不穿新衣,却总要在过年时给孩子们缝衣。您的爱如春风拂面,温暖宜人;如灯塔引航,照亮前路;如甘泉润心,滋养灵魂。

您性格开朗,与街坊邻居相处和睦。有好吃的总与乡邻分享,讨饭的人上门,您慷慨施粮。记得流浪老人来时,您端出热腾腾的饭菜,还拿出新被子;亲戚生病,您悉心照顾,熬药、做饭、洗衣,毫无怨言。您在邻里需要时伸出援手,在他人困境中给予温暖,善良如璀璨星辰照亮黑夜,如和煦春风抚慰人心,如温暖阳光普照大地。

您生于旧社会,幸得外婆开明未裹脚,大脚让您忙碌干活。出工出力,您从无怨言,挣得一手好长面,乡邻遇事总请您帮忙。家里的薄田,您精心照料,从播种到收获,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,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您眼中都如珍宝般珍贵。

然而,厄运连降。您四十八岁婆婆离世,四十九岁失去大儿子和儿媳,五十六岁丈夫归西,六十一岁女儿又离人世。这些打击如狂风暴雨般摧残着您,如巨石压身,让您喘不过气来;如锋利刀刃,刺痛着您的心。

这般沉重的打击,凡人能够承受?可您坚强得令人震撼。您关起门大哭一场,泪湿衣衫,却不在外人面前呼喊。您质问苍天,为何不善待您。看到我们姐弟泪流满面,您深知必须勇敢面对,重整旗鼓。

历经磨难,您的善良从未改变。邻居小孩无人照看,您主动帮忙,还拿出零钱;村里捐款修路,您毫不犹豫地拿出省吃俭用的钱。您的善良如繁星点点,照亮世界;如涓涓细流,滋润心灵;如熊熊火种,温暖角落。

生活渐渐好转,搬入破窑,住进大房。儿孙绕堂,您忙碌却心甜。

六十九岁时您胰腺癌晚期肝转移,化疗痛苦且疗效低微,病魔无情。我们姐弟泪湿衣衫,恨自己枉然学了医,未能早早发现您的病情。妈妈,您腰疼本是开端,生活的种种挫折让您意志受挫埋下祸端,而我们却未察觉。您以为我为傲,好吃好喝都留给我,指望我有出息。我考上大学,端上铁饭碗,却因工作不能常伴您左右。我们只知索取您的爱,却未真正善待过您。

七十岁生日刚过,您便驾鹤西去。在那遥远的天国,愿您能远离痛苦与灾难,尽享无尽的温暖与关爱,永远绽放着幸福的笑容。

妈妈,虽然您已离世,但您的坚强和善良如同璀璨星辰,永远在我们心中闪烁,激励着我们勇敢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,成为生活的强者和勇者。妈妈,我对您的怀念永无止境。

妈妈,您在遥远的天国是否一切安好?时光如白驹过隙,二十一年匆匆而逝,可您的音容笑貌却似永不褪色的画卷,深深镌刻在我心底,时常在我的梦境中缓缓铺展。您的句句叮咛,犹如悠扬的钟声,在我耳畔久久回荡。每当忆起您,我的泪水便如决堤的洪流,汹涌澎湃,难以自控。您那充满苦难却又无比坚韧的一生,是我心中最珍视、最隐秘且最神圣的情感宝藏。

您尚未出生,外公便已离世,外婆二十五岁便守寡,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四个孩子。那时,食不果腹,日子艰难到了极点,可外婆硬是咬着牙,将孩子们养大。您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,你们一同守着那个贫苦的家。

十七岁那年,您嫁为人妇。父亲是个小木匠,家境贫寒,仅有一孔破旧的窑洞,宛如摇摇欲坠的鸟巢。父亲老实本分,农闲时做些木匠活贴补家用,家里常常缺吃少穿。而您每天天还未亮,就悄然起身为家人准备早饭。晨曦微露时,您已在自留地忙碌,忙完自留地的活儿,又投身生产队的劳作。回家后,您马不停蹄地洗衣做饭,缝补衣裳,双手因常年劳作而粗糙开裂。日子虽苦,您的心却甜。您虽不识字,仅在扫盲班学会写自己的名字,还写得歪歪扭扭,但您记忆力好,积极上进,被选为妇女组长,分派工作深得人心,只因您任劳任怨、勇挑重担。您自己不穿新衣,却总要在过年时给孩子们缝衣。您的爱如春风拂面,温暖宜人;如灯塔引航,照亮前路;如甘泉润心,滋养灵魂。

您性格开朗,与街坊邻居相处和睦。有好吃的总与乡邻分享,讨饭的人上门,您慷慨施粮。记得流浪老人来时,您端出热腾腾的饭菜,还拿出新被子;亲戚生病,您悉心照顾,熬药、做饭、洗衣,毫无怨言。您在邻里需要时伸出援手,在他人困境中给予温暖,善良如璀璨星辰照亮黑夜,如和煦春风抚慰人心,如温暖阳光普照大地。

您生于旧社会,幸得外婆开明未裹脚,大脚让您忙碌干活。出工出力,您从无怨言,挣得一手好长面,乡邻遇事总请您帮忙。家里的薄田,您精心照料,从播种到收获,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,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您眼中都如珍宝般珍贵。

然而,厄运连降。您四十八岁婆婆离世,四十九岁失去大儿子和儿媳,五十六岁丈夫归西,六十一岁女儿又离人世。这些打击如狂风暴雨般摧残着您,如巨石压身,让您喘不过气来;如锋利刀刃,刺痛着您的心。

这般沉重的打击,凡人能够承受?可您坚强得令人震撼。您关起门大哭一场,泪湿衣衫,却不在外人面前呼喊。您质问苍天,为何不善待您。看到我们姐弟泪流满面,您深知必须勇敢面对,重整旗鼓。

历经磨难,您的善良从未改变。邻居小孩无人照看,您主动帮忙,还拿出零钱;村里捐款修路,您毫不犹豫地拿出省吃俭用的钱。您的善良如繁星点点,照亮世界;如涓涓细流,滋润心灵;如熊熊火种,温暖角落。

生活渐渐好转,搬入破窑,住进大房。儿孙绕堂,您忙碌却心甜。

六十九岁时您胰腺癌晚期肝转移,化疗痛苦且疗效低微,病魔无情。我们姐弟泪湿衣衫,恨自己枉然学了医,未能早早发现您的病情。妈妈,您腰疼本是开端,生活的种种挫折让您意志受挫埋下祸端,而我们却未察觉。您以为我为傲,好吃好喝都留给我,指望我有出息。我考上大学,端上铁饭碗,却因工作不能常伴您左右。我们只知索取您的爱,却未真正善待过您。

七十岁生日刚过,您便驾鹤西去。在那遥远的天国,愿您能远离痛苦与灾难,尽享无尽的温暖与关爱,永远绽放着幸福的笑容。

妈妈,虽然您已离世,但您的坚强和善良如同璀璨星辰,永远在我们心中闪烁,激励着我们勇敢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,成为生活的强者和勇者。妈妈,我对您的怀念永无止境。

妈妈,您在遥远的天国是否一切安好?时光如白驹过隙,二十一年匆匆而逝,可您的音容笑貌却似永不褪色的画卷,深深镌刻在我心底,时常在我的梦境中缓缓铺展。您的句句叮咛,犹如悠扬的钟声,在我耳畔久久回荡。每当忆起您,我的泪水便如决堤的洪流,汹涌澎湃,难以自控。您那充满苦难却又无比坚韧的一生,是我心中最珍视、最隐秘且最神圣的情感宝藏。

您尚未出生,外公便已离世,外婆二十五岁便守寡,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四个孩子。那时,食不果腹,日子艰难到了极点,可外婆硬是咬着牙,将孩子们养大。您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,你们一同守着那个贫苦的家。

十七岁那年,您嫁为人妇。父亲是个小木匠,家境贫寒,仅有一孔破旧的窑洞,宛如摇摇欲坠的鸟巢。父亲老实本分,农闲时做些木匠活贴补家用,家里常常缺吃少穿。而您每天天还未亮,就悄然起身为家人准备早饭。晨曦微露时,您已在自留地忙碌,忙完自留地的活儿,又投身生产队的劳作。回家后,您马不停蹄地洗衣做饭,缝补衣裳,双手因常年劳作而粗糙开裂。日子虽苦,您的心却甜。您虽不识字,仅在扫盲班学会写自己的名字,还写得歪歪扭扭,但您记忆力好,积极上进,被选为妇女组长,分派工作深得人心,只因您任劳任怨、勇挑重担。您自己不穿新衣,却总要在过年时给孩子们缝衣。您的爱如春风拂面,温暖宜人;如灯塔引航,照亮前路;如甘泉润心,滋养灵魂。

您性格开朗,与街坊邻居相处和睦。有好吃的总与乡邻分享,讨饭的人上门,您慷慨施粮。记得流浪老人来时,您端出热腾腾的饭菜,还拿出新被子;亲戚生病,您悉心照顾,熬药、做饭、洗衣,毫无怨言。您在邻里需要时伸出援手,在他人困境中给予温暖,善良如璀璨星辰照亮黑夜,如和煦春风抚慰人心,如温暖阳光普照大地。

您生于旧社会,幸得外婆开明未裹脚,大脚让您忙碌干活。出工出力,您从无怨言,挣得一手好长面,乡邻遇事总请您帮忙。家里的薄田,您精心照料,从播种到收获,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,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您眼中都如珍宝般珍贵。

然而,厄运连降。您四十八岁婆婆离世,四十九岁失去大儿子和儿媳,五十六岁丈夫归西,六十一岁女儿又离人世。这些打击如狂风暴雨般摧残着您,如巨石压身,让您喘不过气来;如锋利刀刃,刺痛着您的心。

这般沉重的打击,凡人能够承受?可您坚强得令人震撼。您关起门大哭一场,泪湿衣衫,却不在外人面前呼喊。您质问苍天,为何不善待您。看到我们姐弟泪流满面,您深知必须勇敢面对,重整旗鼓。

历经磨难,您的善良从未改变。邻居小孩无人照看,您主动帮忙,还拿出零钱;村里捐款修路,您毫不犹豫地拿出省吃俭用的钱。您的善良如繁星点点,照亮世界;如涓涓细流,滋润心灵;如熊熊火种,温暖角落。

生活渐渐好转,搬入破窑,住进大房。儿孙绕堂,您忙碌却心甜。

六十九岁时您胰腺癌晚期肝转移,化疗痛苦且疗效低微,病魔无情。我们姐弟泪湿衣衫,恨自己枉然学了医,未能早早发现您的病情。妈妈,您腰疼本是开端,生活的种种挫折让您意志受挫埋下祸端,而我们却未察觉。您以为我为傲,好吃好喝都留给我,指望我有出息。我考上大学,端上铁饭碗,却因工作不能常伴您左右。我们只知索取您的